

瑞典权责清晰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瑞典这个位于北欧的国家,人口约1000万,从20世纪中期成为福利国家后,便逐渐变成现在被大家认知的高品质、高福利的生活样本,该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责任明确的政府机构

在瑞典,食品安全全部责任由食品公司负责,而瑞典的食品管理和控制的责任则由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省政府、市政府和国防环境与健康监察局共同承担,其管理过程透明可靠。

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为国家层面上的主管部门,是瑞典与欧盟、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联系的主要部门,也是参与食品安全控制计划和目标制定的部门。而在监督管理方面,该局主要负责检查管理主要食品工业、禽蛋生产企业、乳制品、鱼制品、饮料制造商以及火车和飞机上的食品等,还管理着所有屠宰场以及野味处理企业。

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会从农场、屠宰场等地采集样本,并交给实验室进行分析来检测肉类食品及动物食品中的杀虫剂残留,还会对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食品进行微生物检验和采样,也就是担负着食品进出口管制的工作。

国家食品管理局的经费来源有政府拨款、自研究收入、欧盟拨款和屠宰场等企业等会费,每年大约有4亿克朗。



国家层面的有关部门还包括国家食品管理局、国家化学制品检验局、药品局、农村事业部、瑞典消费者局、国家保健委员会、瑞典许可和符合性评价委员会、环境保护局、国家公众健康研究院、流行病控制研究院、瑞典食品和农业经济研究院、国家兽医研究院等,各个管理部门相互连接、层层递进且职责明确。

省行政委员会负责初级生产者(即个体农场、养鱼场、蜂蜜生产商、渔民和猎人等)的协

调工作。

市政府则负责控制除国家食品局监管企业外的其他企业,比如餐馆、咖啡馆、商店等,还包括网店、家庭作坊、食品工业、食品批发商和运输商等。自从2021年7月起,市政府还负责控制所有市政自来水厂。

国防监察局如字面意思,则是负责检查武装部队或国防物资。

这些政府部门彼此独立又相辅相成,省市政府可以在基于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自行规划

和跟进活动,并报告给国家食品局,由其指出规划中的缺陷与不足。

法律法规 深入各个领域效果显著

瑞典的食品法律以欧盟的法律为基础,且根据国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层次分明的法律体系。首先是议会制定的法律,主要是规范食品成分、标签、食品监管、处罚和诉讼等。其次是政府制定的食品法规,

主要是细化法律,并管理食品加工企业。最后就是国家食品管理局制定的食品条例。这些法规条例基本实现食品领域全覆盖,并且会根据形势做不同的调整与更新。比如,对于食品场所的卫生设计,法规规定生食区和熟食区必须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对于环境温度,在储存、制备等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温度建议,冷藏、冷冻和保温也都规定了温度范围,以防止细菌生长;对于食品过敏源方面,规定在菜单和产品包装上清晰准确地标注过敏原等方面。

瑞典一直将食品安全奉为人民第一要义和国家底线,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在食品可持续性指数和全球食品安全指数等指数中一直居于前十名。

这也使瑞典没有什么震惊国内外的大型食品安全事件,错误地标注食品日期或者把进口肉类当作瑞典有机肉来卖这种事情在瑞典已经算是非常严重的行为,会被处罚罚金或者不超过两年的人狱刑罚。而对于较小的违规行为,会被处罚从1000克朗到100万克朗的罚金刑。

(来源:澎湃新闻)

“粮安天下”任重而道远

□叶书宏

吃饭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前不久,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饥饿水平连续第三年居高不下,2023年仍有约7.33亿人面临饥饿,相当于全球每11人中就有1人食不果腹。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近日撰文呼吁全球采取切实行动,全面落实作为基本人权的“食物权”。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造成部分国家地区粮食减产,加大了全球粮食供应缺口。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厄尔尼诺现象在2024年初达到顶峰,气候变化对粮食危机的全面影响正在显现。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让18个国家的7200

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预测,气候问题可能导致2050年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增加近20%。值得注意的是,大面积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正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一些南部非洲国家为缓解干旱带来的影响,减轻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不得不对侵入人类居住区觅食的保护动物进行捕杀而引发争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粮食危机,危机原因各异但承压最大的始终是全球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困难群体。与发达国家食品价格上涨或选择减少相比,危机对贫穷国家困难群体来说却是朝不保夕的饥饿感、粮荒乃至由此引发的致命冲突。联合国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3年间,西亚、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数区域

饥饿形势呈现加剧趋势,其中非洲每5人中就有1人面临饥饿。报告警告,到2030年将约有5.82亿人处于长期食物不足状况,其中一半在非洲,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零饥饿”的目标恐难如期实现。

实际上,以当下人类粮食生产能力,所有人吃饱肚子应该不是问题。联合国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人口约为80亿,谷物产量超27亿吨,足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粮食需求。粮食危机何以频发,一个国际共识就是,分配出了问题。全球粮食生产贸易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手中,消费却分散在食物支出占比更高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样就造成了全球粮食体系一边“供应过剩”“烧粮取油”、一边却“食不果腹”“等米下锅”的不公局面。2008年,全球粮价持续

上涨引发粮食危机,导致饥饿、贫困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加剧,世界银行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那次粮食危机主要是由美欧等国用“过剩”粮食开发生物燃料所致。

所谓全球粮食危机,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这种不公平的全球粮食体系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成因。历史上,发达国家披着粮食援助和粮食自由贸易的外衣,借机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并“踢开”发展中国家通向农业强大和粮食自主的“梯子”。发达国家在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效益优先的过程中将全球粮食市场进一步体系化、制度化并逐步占领发展中国家粮食市场,而后者的传统农业在发达国家享受巨额补贴的农产品冲击下逐渐瓦解并形成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其自身调节生产和价格

以应对危机或饥荒的粮食自主能力被极大削弱……因此,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局面并非易事。

粮食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战略属性。各国既要通过开放贸易多元化粮食供给渠道,也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牢牢把握粮食自主权。粮食安全是发展问题,也是公平问题。国际社会既要加强减贫合作,不断提升粮食生产整体能力,也要构建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确保让更多人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粮安天下”任重而道远,不让任何一个人挨饿,唯有加强国际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粮食生产分配体系才是正途。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